

珠江口水_上居民(疍家) 的 研 究

AN INVESTIGATION OF
BOATSMEN TANGKA
AT OUTLET OF
PEARL RIVER

黄新美 编著

Huang Xin-mei

中山大学出版社
Zhongshan University Press



珠江口水
上居民目前的
房子。远处楼
房，占30%；
中间平房，占
50%；近岸边
的是蛋艇，一
般是老人居住，
约占20%。



珠江口水
上居民乘蛋艇
过河情况。



珠江口水
上居民的老人，
仍将蛋艇搬在
岸上棲宿。



水上居民使用的机轮和蛋艇。

珠江口水上居民的住宅仍保留在近海边。



珠江口水上居民的生产工具机轮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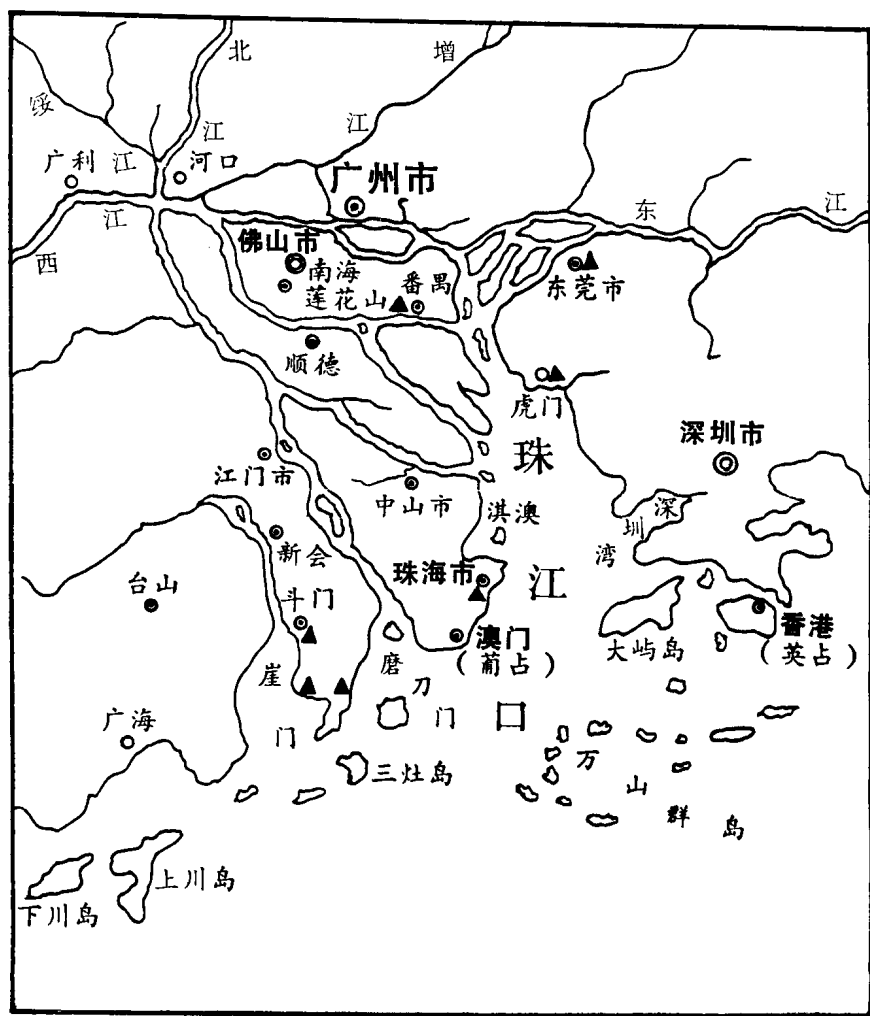
作者在珠江口岸边。

作者深入到水上居民的住宅，对他们进行检查和观测。



照片是一对水上居民夫妇。他们的肤色、头发、面部、眼睑、鼻部，均有其明显的特征。

珠江口水上居民调查点位置示意图



序

1946年10月，当年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教授发表了他驰名中外的著作《疍民的研究》。据我所知，在我国三、四十年代，从事疍民(水上居民)研究的著名学者，除陈序经教授外，还有岭南大学教授伍锐麟和中山大学教授罗香林。但是，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疍民的研究，还是首推陈序经教授的这本专著。这项研究是对我国人文科学研究一个卓越的贡献。

可惜的是，三十余年来，我国对疍民的研究，基本上中断了。

近八、九年来，我经常到广州中山大学参加岭南大学校友叙会。有幸认识了该校人类学系副教授黄新美女士。她是我的岭南同窗挚友、经济学家桂治镛教授的妻子。黄新美女士早年习医，从事人体解剖学的教学和研究，近十年来，她又拜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吴汝康教授和著名人类学家梁钊韬教授为师，从事体质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的研究。这种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治学方法，使文理学科相互渗透，打破了我国多年来学术

研究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脱节的陋习。这种治学方法，是当代世界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大趋势，有利于克服社会科学研究的的主观随意性，使社会科学发出新的异彩。

近七、八年来，黄新美女士在教学之余，集中精力从事于陈序经之后中断了三十余年的疍民研究。由于她的研究课题颇有价值，特别是她采用了文理结合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她的研究课题，先后得到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为主席的香港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和美国王安电脑公司中国学术研究中心的资助和奖助。多年来，她不避艰辛，长期深入珠江口广阔地区的海岛、渔村，在水上居民家中栖宿，为他们检查身体、治病，广交朋友，开展调查研究，取得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先后在全国学术性杂志《人类学学报》等刊物发表了多篇论文，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这次，黄新美女士将多年来珠江口水上居民（疍家）的研究成果，汇编成册。我认为这本著作是陈序经教授疍民研究的新发展。它的贡献是：第一，对疍民的民族识别作了科学的鉴定，明确地指出疍民不属于少数民族，而是汉族的一部分；第二，对四十年来水上居民（疍家）的社会生产、生活状况，作出了新的概括，填补了这段时间的空白。使人们看到水上居民三十余年来的变化和发展。

作为一个港、澳教育界人士，我对祖国的教育界、学术界人士孜孜不倦的勤奋治学精神，深表敬意；作为岭南大学校友，我亦为陈序经校长的学术研究后继有人而欣慰，是以愿为黄新美女士编著的《珠江口水土居民（疍家）的研究》一书的出版，略尽绵力。希望这本著作的出版，对国内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界人士有所裨益，是为序。

区金蓉

1989年12月于濠江

序

黄新美副教授早年从事医学科学和人体解剖学研究，后师从于我国著名人类学家吴汝康教授习体质人类学，深得其道。近几年来，黄副教授为了弄清珠江口水上居民体质特征，曾携带马丁游尺、座高仪等测量工具，长年累月，驻足于伶仃洋畔，破浪于磨刀门前，深入港、湾、涌、濠等泽国地区，详细测量及观察“水上居民”的体质；探究其关系，并考察其体质异同。在研究工作过程中，她又指导水上居民进行保健，防御常见的疾病。足迹遍及番禺莲花山、东莞虎门新湾渔港、龙穴岛一带，以及珠海市斗门县各渔乡，其工作，深受当地“水上居民”欢迎。

余生长于珠江三角洲，“故居”与“水上居民”为邻。四十年代曾随杨成志教授、罗香林教授治南方民族文化史，并随岑仲勉教授习南方古文献；因之曾就文、史、考古资料探索过珠江三角洲水上居民族源诸问题。

近几年来，余与黄副教授共事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已故著名的人类学家梁钊韬教授对人类学发展

的卓越见解的指导下，把“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相结合，探索“水上居民”族群。故此，常与黄副教授讨论有关水上居民诸问题。黄副教授运用“体质人类学”方法，在研究水上居民体质特征，提出科学数据，这一点比诸先辈研究又前进一大步。她的研究方法，为研究“水上人家”各项问题闯出一条新的途径；欣喜之余，忆及近几年来，她风里来，雨里去，海浪排空而不惧；得闻她已编著成《珠江口水上新居民（疍家）的研究》一书，特介绍她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以为序。

张寿祺

1989年12月于珠江岸畔。

前 言

我研究珠江口水上居民(蜑家)的体质,始于1983年,导源可推至1981年。1981年春天,我从中山医学院(中山医科大学前身)调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工作。课余之暇,我漫步于珠江岸边,看到漂浮于水面的蜑家艇,深感艇上妇女的能干。她们背着孩子,能把艇泛上中流,冲破层层江浪;那时远处不断传来“欸乃”之声。回到寓所,顺手展开原岭南大学校长、已故的著名学者陈序经教授所著的《蜑民的研究》一书,认真阅读。始知,中山大学附近,原是水上居民聚集区之一。以后又得阅1954年《厦门大学学报(史)》第1期所载的陈碧笙教授所写的《关于福州水上居民的名称、来源、特征,以及是否少数民族问题的讨论》一文,还阅读了该学报同年第5期刊登的韩振华教授写的《关于福建水上居民(白水郎)的来源》,以后又陆续读到已故的罗香林、伍锐麟诸教授关于这方面的论文及专著。还常常听到系里人类学家、民族考古学教授张寿祺老先生介绍他的故乡东莞水上人家的情形。由于张寿祺教授

好稽古探今，他有一次谈到南海县水上人家的历史事件：1647年（清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岭南著名学者，番禺人陈子壮，尽散自己的家财，招募义士抗清，于南海县九江村，招得不少水上人家为之效劳，并招得澳门一批葡萄牙人充当他的战士；这些人都是勇敢善战，兵器精良。陈子壮原计划于这年农历七月七日，乘清兵在广州驻守空虚之际，直攻广州，尽诛城内清兵；怎知他的作战计划失密，被清方所悉。陈子壮所统率的“蛋家”和葡萄牙兵在西关一带为降清明将李成栋打败。十四日夜里再攻广州城，清“水师”布下疑阵，陈子壮不知计，直闯，被困于珠江边，清兵用火攻，焚烧陈子壮的舟艇。这一役，水上人家殉难不少。听到这段历史故事，我甚感兴趣。

由于我在1981年、1982年间，不断的阅读了水上居民的有关资料，间中到滨江中路，对定居于陆上多年的水上居民进行观察，遂草拟计划，准备长期从事水上居民的研究，以求能弄清水上人家的体质特征。我研究的重点放在珠江口，北从番禺莲花山起，南至中山、珠海市一带。过去不少外国民族学家，每提到南方水上居民，总是把他们看成 NON-Chinese（非汉族）。过去，不论是国外的或国内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对“蛋家”的研究，很少从体质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方面进行观察和测量。1981年，我国已恢复人类学全面研究，我们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所在地又与水

上居民为邻，因此，弄清这个群体的体质特征，是件急不容缓的事情。

我们于1983年冬至1984年初，首先到番禺莲花山对水上居民进行细致的人体观察和测量。这次调查，先由我个人拟出详细规划，在工作进程中得到张寿祺教授、韦贵耀老师等人协助，并得到莲花山群星区负责人梁水添、石美、陈金带诸君大力支持。他们为我们的调查提供许多方便，使这次调查研究工作得以顺利完成。最后，由我执笔写成《广州莲花山水上居民体质特征调查》（刊于中国科学院出版的《人类学学报》第4卷第2期，1985年5月版）。以后我又继续搜集有关资料深入研究这方面的专题。

1985年上半年，由于我应邀到美国匹茨堡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对珠江口水上游民的体质研究曾一度停顿。

1985年秋，我自美国返回中山大学，又继续研究这项专题，并得到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博士为主席的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的资助，几年来遂能多次深入到珠江口东莞市虎门地段新湾渔港和龙穴岛一带对水上居民的体质进行观察和测量，又到过珠海市斗门县磨刀门各渔村观察、测量和研究水上居民的体质特征。先后写成了《广东斗门县水上居民体质特征调查》、《珠江口虎门地区水上居民体质特征调查》、《珠江口水上游民体质特征调查研究》等论文。

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人类学学报》诸刊物。

另外又与张寿祺教授合写了一篇《珠江口水上先民“疍家”考》的论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4期，提出我们对“疍家”在珠江口水上居民的地理分布，珠江口历史上“水上先民”的作业，珠江口“疍家”先民来源考等方面对“疍家”总的看法。

近四、五年来，我的工作虽然艰苦，来往于伶仃洋、穿鼻洋畔，踏着南宋末年著名爱国主义者文天祥在伶仃洋所走过的水域，冒着风浪，实地观察水上居民的作业，深入到水上居民的住所，对水上居民体质进行观察和测量。故此，能搜集到一批第一手材料。

1988年底至1989年秋，我又得到美国王安电脑公司中国学术研究中心的奖助，使我又能继续深入到珠江口各地，研究并完成了《珠江口水上居民(疍家)的种族现状》专题。

回顾生活于八世纪后期至九世纪初期的韩愈，曾在《进学解》一文里向学人提出“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意是：不知满足地探求多种学问，努力做到既学必有收获，小的大的都不放弃)。我在研究过程，深深体会到这句话的重要性。初时，我仅集中于研究珠江口水上居民的体质特征，后来我发现这些居民常患的有“翼状胬肉”等职业病。于是，我决心做到“细大不捐”，从体质人类学方面更扩展到医药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写出了《珠江口水上居民常见翼状胬肉研究》的

论文，发表于《南方人口》杂志1988年第4期。今后，我还准备对水上居民群体的体质特征方面作进一步探索，对珠江口水上行居民群体为什么患鼻咽癌比率竟这么高等问题进行深入地研究。

研究人类学就是研究有益于人类的事情。过去不少人误认为人类学只搞古的，其实不然。目前有许多问题，正需要我们人类学工作者参与研究，我抱着这种越是具有普遍性的体质人类学、医药人类学一些问题，越要加深研究，使其能为祖国建设所用。虽然一旦铺开，难于收拾，但只要有利于人类，就得像韩愈在《进学解》中说的“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意是：夜以继日，一年到头均是这样），虽然我花费相当大的精力，仅获些微薄成果，亦在所不惜。

澳门知名教育家、岭南(大学)学院校董、岭南大学澳门同学会名誉会长、澳门岭南中学校长、澳门建筑工程学校校长区金蓉女士与外子桂治镛(经济学教授)，同属岭南校友，同窗情谊甚笃，得闻我近年致力于蚕民研究，继承已故的原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教授和伍锐麟教授以及仍健在的岭南校友杨成志教授的科学事业，欣喜之余，特捐资为我的编著交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之成，固然得到岭南校友启发之处良多，此书能加以付梓，又得到岭南先辈之助，缅怀当年陈序经、伍锐麟诸教授，出入于烟波浩渺的水域，详查细问，以及杨成志教授开拓南方人类学所付

出的艰苦劳动，更使我精神振奋，对继续研究蛋民问题，欲罢不能。

谨此对区金蓉女士致以衷心谢意。

此书出版，若能对于研究“蛋家”问题，引起注意，这便是对我辛劳八载的最高报酬。若这书对中国人类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华南汉族研究，有点参考价值，我更感到心满意足了。

黄新美

1989年12月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目 录

Contents

一、序	区金蓉(1)
(Preface)	Au kam yung
二、序	张寿祺(4)
(Preface)	Zhang Shouqi
三、前言	黄新美(1)
(Introduction)	Huang Xin-mei
四、珠江口水上居民(疍家)种族现状的 研究	黄新美(1)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acial presentation of the Boatsmen(Tangka) at outlet of PEARL RIVER)	Huang Xin-mei
五、广州莲花山水上居民体质特征调查 黄新美 韦贵耀 刘月玲 张建世 张寿祺(22)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physical characters of the boatsmen at the Lotus Hill,Guangzhou)	
	Huang Xinmei, Wei Guiyao Liu Yueling, Zhang Jianshi, Zhang Shouqi